

饌史
水品全秩

煮泉小品

煎茶
湯水記

品



煎
茶
水
記

張又新撰

中
華
書
局

煎茶水記

唐 江州刺史張又新撰

故刑部侍郎劉公諱伯芻。於又新丈人行也。爲學精博。頗有風鑒。稱較水之與茶宜者。凡七等。

揚子江南零水第一。

無錫惠山寺石水第二。

蘇州虎丘寺石水第三。

丹陽縣觀音寺水第四。

揚州大明寺水第五。

吳松江水第六。

淮水最下第七。

斯七水。余嘗俱瓶於舟中。親拊而比之。誠如其說也。客有熟於兩浙者。言搜訪未盡。余嘗志之。及刺永嘉。過桐廬江。至嚴子瀨。溪色至清。水味甚冷。家人輩用陳黑壤茶。澌之。皆至芳香。又以煎佳茶。不可名其鮮馥也。又愈於揚子南零殊遠。及至永嘉。取仙巖瀑布用之。亦不下南零。以是知客之說。誠哉信矣。夫顯理鑒物。今之人。信不迨於古人。蓋亦有古人之所未知。而今人能知之者。元和九年春。予初成名。與同年生期于薦福寺。余與李德垂先至。憩西廂玄鑒室。會適有楚僧至。置囊有數編書。余偶抽一通覽焉。文細密皆

雜記卷末又一題云煮茶記。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。至維揚。逢陸處士鴻漸。李素熟陸名。有傾蓋之懽。因之赴郡。拔揚子驛將食。李曰。陸君善于茶。蓋天下聞名矣。況揚子南零水又殊絕。今者二妙千載一遇。何曠之乎。命軍士謹信者。挈瓶操舟。深詣南零。陸利器以俟之。俄水至。陸以杓揚其水曰。江則江矣。非南零者。似臨岸之水。使曰。某擻舟深入。見者累百。放慮紿乎。陸不言。既而傾諸盆。至半。陸遽止之。又以杓揚之曰。自此南零者矣。使驟然大駭。馳下曰。某自南零。齎至岸。舟蕩覆半。懼其貳。搥岸水增之。處士之鑒神鑒也。其敢隱焉。李興資從數十人。皆大駭愕。李因問陸。既如是。所經歷處之水。優劣精可判矣。陸曰。楚水第一。晉水最下。李因命筆口授而次第之。

廬山康王谷水籠水第一。

無錫縣惠山寺石泉水第二。

蕲州蘭溪石下水第三。

峽州扇子山下有石窰然。洩水獨清冷。狀如龜形。俗云蝦蟆口水。第四。

蘇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。

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。

揚子江南零水第七。

洪州西山西東瀑布水第八。

唐州栢巖縣淮水源第九。水亦佳。

廬州龍池山顧水第十。

丹陽縣觀音寺水第十一。

揚州大明寺水第十二。

漢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。水甚。

歸州玉虛洞下香溪水第十四。

商州武關西洛水第十五。未嘗泥。

吳松江水第十六。

天台山西南峯千丈瀑布水第十七。

郴州圓泉水第十八。

桐廬嚴陵灘水第十九。

雪水第二十。用雪不冷。

此二十水。余皆試之。非繫茶之精蘊。過此不之知也。夫茶烹於所產處。無不佳也。蓋水土之宜。離其處。水功其半。然善烹潔器。全其功也。李真諸筍焉。遇有言茶者。卽示之。又新刺九江。有客李滂。門生劉魯。封言。皆見說。余醒然思往歲僧室。獲是書。因盡篋書在焉。古人云。瀉水置瓶中。焉能辨淄澠。此言必不可刊也。

萬古以爲信然。蓋不疑矣。豈知天下之理。未可言至。古人研精。固有未盡。強學君子。孜孜不懈。豈止思齊而已哉。此言亦有裨於勸勉。故記之。

述煮茶泉品

夫渭。秦。汾。麻。泉源之異。稟江。橘。淮。枳。土地之或遷。誠物類之有宜。亦臭味之相感也。若乃攝華掇秀。多識草木之名。激濁揚清。能辨淄澠之品。斯固好事之嘉尚。博識之精鑒。自非嘯傲塵表。逍遙林下。樂追王濛之約。不敗陸納之風。其孰能與於此乎。吳楚山谷間。氣清地靈。若後顧挺多孕茶薺。爲人採拾。大率右於武夷者。爲白乳。甲於吳興者。爲紫筍。產禹穴者。以天章顯。茂錢塘者。以徑山稀。至於續廬之巖。雲衡之麓。鵝山著於無敵。蒙頂傳於岷蜀。角立差勝。毛舉寔繁。然而天賦尤異。性靡受和。苟制非其妙。烹失於術。雖先雷而羸。未雨而檐。蒸焙以圖。造作以經。而泉不香。水不甘。麤之揚之。若淤若滓。予少得溫氏所著茶說。嘗識其水泉之目。有二十焉。會西走巴峽。經蝦蟆窟。北憩蕪城。汲蜀岡井。東遊故都。絕揚子江。留丹陽酌觀音泉。過無錫。對慧山水。粉榆未旗。蘇蘭薪桂。且鼎且缶。以飲以歡。莫不淪氣滌慮。獨病析醒。祛鄙慳之生心。招神明而還觀。信乎物類之得宜。臭味之所感。幽人之佳尚。前賢之精鑒。不可及已。噫。繁華綠英。均一草也。清瀾素波。均一水也。皆忘情於庶幾。或求伸於知己。不然者。藁薄之菲。溝瀆之流。亦奚以異哉。遊鹿故宮。依蓮盛府。一命受職。再拜服勞。而虎丘之鶯沸。松江之清泚。復在封畛。居然挹注。是嘗所得於鴻漸之目。二十而七也。昔酈元善於水經。而未嘗知茶。王肅癖於茗飲。而言不及水。表是二美。吾無愧焉。凡泉

品二十列於右幅。且使盡神方之四兩。遂成奇功。代酒限於七升。無忘真賞云爾。南陽葉清臣述。泉品二十見張水經

大明水記

歐陽脩

世傳陸羽茶經。其論水云。山水上。江水平。井水下。又云。山水乳泉。石池漫流者上。瀑湍湍漱勿食。食久令人有頸疾。江水取去人遠者。井取汲多者。其說止於此。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。至張又新爲煎茶水記。始云。劉伯藹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。又載羽爲李季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。今考二說。與羽茶經皆不合。羽謂山水上。而乳泉石池又上。江水平。而井水下。伯藹以揚子江爲第一。惠山石泉爲第二。虎丘石井爲第三。丹陽寺井爲第四。揚州大明寺井第五。而松江第六。淮水第七。與羽說皆相反。季卿所說二十水。廬山康王谷水第一。無錫惠山石泉第二。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。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。虎丘寺井水第五。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。揚子江南零水第七。洪州西山瀑布第八。桐栢淮源第九。廬州龍池山頂水第十。丹陽寺井第十一。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。漢江中零水第十三。玉虛洞香溪水第十四。武關西洛水第十五。松江十六。天台千丈瀑布十七。郴州圓泉十八。嚴陵灘水十九。雪水二十。如蝦蟆口水。西山瀑布。天台千丈瀑布。皆羽戒人勿食。食而生疾。其餘江水居山水上。井水居江水一。皆與茶經相反。疑羽不當二說。以自異。使誠羽說。何足信也。得非又新妄附益之耶。其述羽辨南零岸水。特怪其妄也。山水味有美惡而已。欲舉天下之水。一二而次第之者。妄說也。故其爲說。前後不同如此。然此井於揚水之美者。

也。羽之論水，惡渟浸而喜泉源，故非取汲多者。江雖長流，然衆水雜聚，故次山水。惟此說近物理云。

浮槎山水記

歐陽脩

浮槎山在懷縣南三十五里。或曰浮巢二山，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，荒怪誕幻之說。其上有泉，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。余嘗讀茶經，愛陸羽善言水，後得張又新水記，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，以爲得之於羽。然以茶經考之，皆不合。又新妄狂險譎之士，其言難信，頗疑非羽之說。及得浮槎山水，然後益知羽爲知水者。浮槎與龍池山，皆在廬州界中，較其味不及浮槎遠甚。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第十，浮槎之水棄而不錄，以此知其所失多矣。羽則不然，其論曰：山水上，江次之，井爲下。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，其言雖簡，而於論水盡矣。浮槎之水，發自李侯。嘉祐二年，李侯鎮東，留後出守廬州，因遊金陵，登蔣山，飲其水，又登浮槎，至其山，上有石池，涓涓可愛。蓋羽所謂浮泉漫流者也。飲之而甘，乃考圖記，問故老，得其事迹，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。余報之曰：李侯可謂賢矣。盡窮天下之物，無不得其欲者，富貴之樂也。至於蔭長松，藉豐草，聽山溜之潺湲，飲石泉之滴瀝，此山林者之樂也。而山林之士，視天下之樂，不一動其心，或有欲於心，顧力不可得而止者，乃能退而獲樂於斯。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，而其不可兼者，惟山林之樂爾。惟李侯生長富貴，厭於耳目，又知山林之爲樂，至於攀緣上下，幽隱窮絕，人所不及者，皆能得之。其兼取於物者，可謂多矣。李侯折節好學，善交賢士，敏於爲政，所至有能名。凡物不能自見，而待人以彰者有矣。其物未必可貴，而因人以重者有矣。故予爲誌其事，俾世知奇泉發自李侯始也。